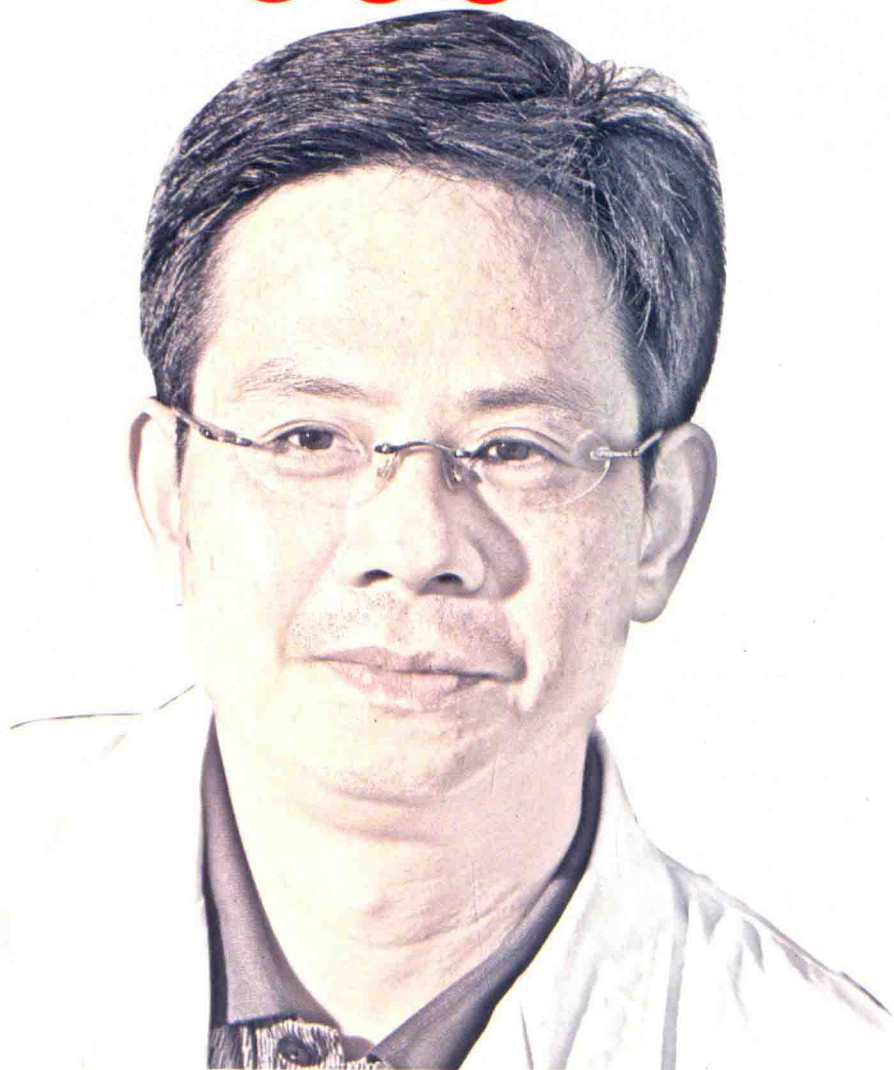


一个医生看世界

成长篇



贫瘠而羸弱的童年，坚韧而不屈的意志
三十年苦心孤诣，诠释**梦想之美**
展现一个医生的励志人生

戴勇 / 著

新华出版社

一个医生看世界

成长篇

戴 勇 / 著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个医生看世界. 成长篇 / 戴勇 著.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3. 12

ISBN 978-7-5166-0788-6

I. ①一… II. ①戴… III. ①回忆录—中国—当代

IV. ① 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308196 号

一个医生看世界. 成长篇

作 者: 戴 勇

出版人: 张百新

责任编辑: 张 敬

出版发行: 新华出版社

地址: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邮编: 100040

网址: <http://www.xinhupub.com>

<http://press.xinhuanet.com>

经销: 新华书店

购书热线: 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 010-63072012

照排: 中尚图

印刷: 北京紫瑞利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mm×240mm 1/16

印张: 24

字数: 415 千字

版次: 2014 年 1 月第一版

印次: 2014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66-0788-6

定价: 58.80 元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请联系: 010-59603199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成长的经历 / 1

- 1、我出生在大山里，一个叫磺厂坪的地方 / 1
- 2、恩施地区硫磺厂 / 5
- 3、职工礼堂和灯光球场 / 9
- 4、我的童年 / 13
- 5、我家木屋 / 14
- 6、物资供应 / 21
- 7、磺厂职工子弟学校 / 22
- 8、我的学习 / 26
- 9、红小兵、红卫兵、共产主义青年团和班干部 / 31
- 10、徐校长二三事 / 32
- 11、我成了班主任谭老师的朋友 / 33
- 12、热水池里的惊魂 / 35
- 13、我的收藏 / 37
- 14、我曾经是磺厂最无聊的人 / 38
- 15、成长的烦恼 / 39
- 16、刘姓一家人 / 44
- 17、见过一次特大暴雨 / 46
- 18、职工医院和受扁桃体炎折磨 / 46
- 19、1976年9月9日 / 51
- 20、最后一次暑期工 / 52
- 21、春节习俗 / 54
- 22、永不得志的父亲 / 56

- 23、母亲是头只管拉车不管问路的老黄牛 / 62
- 24、哥哥是我的标杆 / 64
- 25、人见人爱的弟弟 / 67
- 26、磺厂的衰落 / 68

第二章 高中岁月 / 69

- 1、去县里读高中 / 69
- 2、初入校 / 72
- 3、一起住读的孩子 / 76
- 4、参加第一次高考（1977年高考） / 81
- 5、准备第二次高考（1978年高考） / 85
- 6、高考后事 / 93

第三章 我的大学 / 97

- 1、姗姗来迟的通知书 / 97
- 2、大学映像 / 99
- 3、我们年级我们班 / 104
- 4、认识同学 / 106
- 5、新学期 / 115
- 6、学习正常人体结构，跨入医学门槛 / 121
- 7、正常生命现象与病原微生物课程的学习 / 124
- 8、忍受扁桃腺炎的折磨 / 128
- 9、在跨过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之间的“桥梁学科”的病理学和“三年级病” / 130
- 10、新宿舍，新室友 / 136
- 11、多姿多彩的大学业余生活 / 138
- 12、通往临床医学各学科桥梁的学习路上 / 143
- 13、进入专业——临床课 / 147
- 14、临床实践前期的见习 / 154
- 15、五官科见习和实习 / 162
- 16、见证德国客人来访 / 164
- 17、在荆州医院实习是我大学时期最快乐的一年 / 165
- 18、第一次考研 / 182
- 19、毕业考试 / 183

第四章 初入临床 / 186

- 1、回到恩施 / 186
- 2、恩施地区人民医院历史沿革 / 193
- 3、获得处方权 / 197
- 4、各色各样病种 / 202
- 5、出门诊 / 206
- 6、中医崇拜 / 212
- 7、见证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成立 / 214
- 8、罗猛之死 / 217
- 9、内科护士们 / 221
- 10、上级医院对口支援 / 222
- 11、干部病区 / 228
- 12、定向心血管内科专业 / 235
- 13、辅助科室轮转 / 239
- 14、医生的副业 / 241
- 15、为医院开疆扩土 / 243
- 16、护士学校兼课 / 244
- 17、再轮转病房 / 245
- 18、迎接上级部门检查 / 250
- 19、躲过“医闹”一劫 / 250
- 20、再出门诊 / 253
- 21、在恩施地区医院时的业余生活 / 256
- 22、初涉科研 / 258
- 23、最后的搏击——考研 / 261
- 24、骑单车的那个女孩 / 267

第五章 研究生经历 / 270

- 1、入学 / 270
- 2、中山医科大学肾脏内科和我的导师 / 274
- 3、基础阶段学习 / 278
- 4、春节大团圆 / 283
- 5、在华南最大的临床医院临床实践 / 284

6、快乐的业余生活和一位我们叫他秘书长的同学 / 296

7、回到肾内科 / 299

8、医生红包 / 307

9、我有一批在广州的优秀老乡 / 309

10、邱师姐和她的室友小翟 / 314

11、广州一家人 / 315

12、提前转读博士研究生 / 318

13、担任内科总住院医师 / 323

14、到中山医三院传染科轮转 / 326

15、父亲突然病逝 / 328

16、肾内科做代区长和代主治医生 / 330

17、血液净化中心学习和做课题 / 333

18、器官移植所见 / 340

19、叶任高教授强势回归 / 343

20、毕业课题的选择和论文的发表 / 346

21、在急诊科轮转期间准备博士论文答辩 / 351

22、毕业分配 / 353

附：部分媒体报道 / 357

1、创新为帆奋勇当前 学科前沿活学活用 / 358

戴勇：医学路上印下探索足迹——《科技中国》/ 358

2、戴勇：从内科医生到医界多面手——《海峡科技与产业》/ 361

3、践行职责 贡献中国医学——《中国贡献》/ 364

4、戴勇：对医学世界始终保持孩童般好奇——《科技日报》/ 367

5、肯读书 善学习 / 368

运用循证医学方法解决临床问题——《科技成果与管理》/ 368

6、戴勇：游离于实验室与临床前沿的医者——《科学中国人》/ 371

7、戴勇：从实验台到病床 引领转化医学研究——《科技创新与品牌》/ 373

8、一流科学家是怎样炼成的——《科技文摘报》/ 375

9、解析戴勇：执着，有道德洁癖——《行业前沿人物》/ 376

第一章 成长的经历

1、我出生在大山里，一个叫磺厂坪的地方

我出生在恩施地区磺厂，不是一般的工厂，实为矿冶。这个厂位于川鄂交界的湖北省恩施地区建设县的磺厂坪。随着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的兴起，这个计划经济时代建立起来的国营企业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只是在这片土地上留下历史的印记。从谷歌地图上已经找不到恩施地区磺厂这个名字，或者以后多次更改过的厂名，但这个厂所在的磺厂坪、赵家垭、狮子岩、罗岩、响石窑等，儿时熟悉的地名仍可以查到。

磺厂坪位置偏僻，如果说恩施地区是湖北的最西部，那么这个偏僻的磺厂坪更是鄂西的最西部了。磺厂坪地处高山，应该属于巫山山脉，与四川交界。山上有一块石头为标志，东侧是湖北，西侧是四川。我们小时站在这石头边，自豪地说我们可以一脚踏两省。

厂总部座靠在磺厂坪半山腰上，这个位置海拔1800米位置。如果说，厂总部位置是海拔1800米，那么磺厂坪的最高山峰——钻机包，应该超过2000米，这个海拔在整个恩施地区可能只有巴东的野三关可以与磺厂坪相比。

由于磺厂坪地处高山，四季分明，但更多的是偏冷。夏天凉爽，没有出现过炎热的时候，是避暑的好地方。一些爱美女孩，买回来裙子，也没有机会穿。天晴机会很少，总是阴雨连绵，雾罩蒙蒙，雨伞、斗笠、中统雨胶靴是夏天里经常用的着的。夏天昼夜温差大，白天天晴时，阳光普照，还可以穿短袖汗衫，那时男孩们穿的比较时髦的汗衫是圆领海军衫或者和尚衫；到了夜晚加一件外套不嫌多。记得我哥哥暑假带来一位武汉来玩的孩子，他是哥哥老师家的孩子。晚上睡觉时给他一床被子他不要，非要只盖一床单子。到了半夜，习习凉风来袭，冷得直往我被子里面钻。

金秋时节的磺厂气温秋凉，落叶满地，晚秋有霜、有露，是收获季节。不

过，高山上的秋收作物，只是瓣包谷、割白菜、拔萝卜。打过霜的白菜和萝卜格外好吃。

冬天下雪一般都能覆盖地面，大雪时足有两尺厚。下雪天，为了防止汽车上马路打滑，厂里会组织机关干部，用矿渣铺洒路面。不过，下雪是孩童们好玩的季节，孩童们堆雪人、滚雪球和打雪仗。从矿井里偷出来的“拖架”滑雪。这种“拖架”是现代溜冰的冰刀鞋放大版，一米多长的“拖架”下面钉有冰刀，经常滑的“拖架”下面的冰刀被滑的雪亮。有一年，我也找到一架“拖架”，崭新的，不敢拿回家，藏在机关自留地包菜田里，到用时偷偷拉出来，但毕竟不能长久，最终还是被发现，乖乖地交上去了。“拖架”可以乘坐几个人，坐在前面的用脚把握方向。另一种滑雪板是木板下面钉两排抓钉，这种滑板只能坐一个人，滑行速度慢，只能短距离滑行，很不过瘾。

要是几个人坐“拖架”，我一定要坐在前面来把握方向，这样才过瘾。子弟学校所处的位置海拔比厂总部要高出100多米。放学后我们从子弟学校出来，拖着“拖架”到坪上马路，从这里沿厂里的马路可以一路坐“拖架”滑到厂底部，足有十里路程。这种滑雪方法比较危险，有时控制（刹）不住会滑进上行的汽车底下或者掉进沟里。据说有位孩童就这样滑向悬崖，还有位孩童滑入车底下。

冬天的积雪经过白天阳光的照射融化，到了夜晚温度降到零度以下，又会在刚融化过的积雪表面结一层冰。我有一次躺在结冰的积雪上往山下滑，想停又停不住了，无论我用手抠、脚蹬。眼看就要滑向一个壕沟，我急情之下生智，一屁股（减少受力面积）坐破雪上的结冰停下来了。好险，离壕沟只有几米远了。现在想起来还不寒而栗。

冬天里有了积雪是猎人们打猎的好时节。磺厂有几户猎人家，其中一户还合法拥有一支半自动步枪，据说是1963年大练兵时，林彪亲自颁授的。冬天来临，冰雪覆盖，没有了灌木和丛林的掩护，猎物很容易暴露出来，加上冬天食物缺乏，猎物出来觅食，留下脚印。猎人们带着猎狗，一旦发现猎物踪迹，由猎狗打头，追捕和猎杀到猎物。他们每一次进山，准有收获。打回来的有些猎物，如：獐子、野鸡、金鸡等属于稀有动物，拿到现在算是国家保护动物，是属于犯法的。

春天到来，冰雪融化，大地回春，春暖花开，一片生机。不过经过硫磺烟肆虐和有矿渣堆积的地方是寸草不生，感受不到春机盎然的景象。只有进到山里，鸟语花香，潺潺流水，才能真正体会到春天的气息。正是我们进山，采集竹笋、

春芽好时机。

磺厂坪不是一块平地，而是层层迭起的山坡。面望对面山峦连绵，山脚下是叫大瓢和小瓢村的村庄，有个叫西瓢湾的大瀑布。有时雨过天晴，可以见到一条彩虹跨过大瀑布。大瀑布落的地方是山凹，有永远化不完的积雪。冬天下雪和结冰，积雪变大；夏天冰雪融化，积雪变小。但还没有等到化完，下一年的冬天积雪又开始。我想积雪下面存在的冰川，一定有千年历史，极具环境研究价值。后来见到瀑布越来越小，最后消失了，积雪和冰川也随之完全消退了。听说是瀑布上游修建了大坝，挺可惜的。在我见过的大瀑布中，我记忆中的磺厂西瓢湾瀑布应该是最大、最美丽的，瀑布下的积雪和冰川是任何地方的瀑布都见不到的。要是放到现在，那一定是磺厂一道靓丽的风景，极具旅游价值。

西瓢湾在我儿时印象里似乎很远，遥不可及，那是别样的一个世界？是“伊甸园”？美丽而令人神往。这个印象一直深深地植入在我心里。

那时厂区的交通极其不便利，与外界相连仅是条石子和矿渣铺设的马路，通往相邻的建始县。建始县是离磺厂最近的县城，但磺厂与建始县没有行政上隶属关系。遇到下雨天，道路都是淤泥，则寸步难行。

磺厂背面是赵家垭，哪里矗立一坐小山峰，酷似狮子头，因此叫“狮子岩”。从这里可以遥望到建始县城，到建始县城马路距离只有60-70华里。由于没有来往县城的交通车，磺厂人要是去县城只有搭厂里拉货的便车。所以那时的司机非常吃香，常常传出某某司机搞女人、“打皮擘”。另外磺厂司机升迁很快，尤其是为领导开车的小车司机。当那些南下老干部退出历史舞台后，是司机党替补上来。如果搭不上便车，只好靠“11路”步行去县城了。去县城步行起始点就是从赵家垭这里往下行。我后来去建始县读高中，搭不上便车，也是靠走路往返，需要整整一天时间。

赵家垭上面还有一栋孤立的炸药库，炸药库设立在这里是出于安全考虑，目的是要远离厂区，磺厂主业采矿企业，对炸药需求特别大。可是炸药库不远的磺厂的加油站，仍有布局不合理的地方。有一次一位司机加油时抽烟，不小心点燃了油管。火势顺着油管向油库蔓延，很快油库着火，正好是黄昏，熊熊的大火映红了半边天。职工们知道这个消息，纷纷从各个分厂赶来救火。职工们奋不顾身，团结一致，不顾油库可能爆炸的危险，油库爆炸还有可能连环引爆附近的炸药库，誓死要将火扑灭。我那时也受这种场面感动，头脑里涌现出个个英雄人物，黄继光、邱少云、欧阳海、戴碧容……也加入了灭火行列。职工们排成几条

队，脸盆、水桶都用上，传递着浇水和淹土。那种忘我的精神十分感人。但也有怕死的，哪些怕死的哭爹喊娘乱成了一片团。有外地司机驾车就往外逃，有怕死的家属带着被褥往罗岩方向跑，跑得越远越好。最后在大家齐心协力下，终于扑灭了大火。

通往建始县城公路是一条盘山公路。汽车在盘山公路上行驶时，相当一段路是一侧是峭壁，另一侧则是悬崖。有恐高症的人乘车面朝悬崖时一定会紧张得背部发紧。

冬天里马路上的积雪经过白天阳光照射融化后，到了晚上再结一层坚硬的冰，磺厂人叫它是“牛光凌”。汽车行驶在结冰的马路上必须在车轮会套上防滑链条。不时听说有汽车翻下悬崖的车毁人亡的惨剧。我14岁那年随母亲去了一趟县城，那是我与生俱来第一次出远门。在建始城玩了几天，又去我哥哥下放的河水坪农村。当我一个人跟车回来的路上，发生过一场惊魂经历。我搭的顺风车车厢里满载货物，我坐在驾驶室靠近司机位置，而靠车门的位置是另外一位磺厂做采购的李姓叔叔。车厢上面还坐着几位搭顺风车的人，其中一位是哥哥下放的农村一位生产队小队长，他是要去磺厂采购化肥。已经是深冬，整个山上是白雪皑皑，只有延绵的马路行车后，露出两条本色。我们的汽车没有带防滑链缓慢爬行。突然车在一段陡坡上，原地打滑后，开始往后滑。靠车门的李叔叔跳下车，我跟着也跳下了车。李叔叔立即将披在肩上的棉袄垫在车轮下，但仍止不住汽车往后滑。坐在车厢上的人也纷纷扔下自己的棉袄，我跟李叔叔一起往车轮下垫。离悬崖只有几米处，汽车终于停下来了，好险！要是车落入山崖，我算是成功跳车逃生，可是车上还有几位人啊。接下来我们一起从周围刨来泥土和石块，往车轮下面洒，司机同时给车轮套上防滑链，才得以回家。这位司机还说，这不是他遇到最险的，有一次他一个人出车，车轮脱落，滚到几百米的山下。他下山将车轮杠上来，一个人再装上去了。看来司机高享受的同时，还有高风险啊。

不知道厂区多少人是原住民。住在山上有几户人家单家独户，可以做到自给自足，可能是原住民，我记事起常常琢磨，这几家人在没有建厂之前到底依靠什么生活？放牛、“敲”猪（给猪结扎）、做酒曲？

2、恩施地区硫磺厂

恩施地区硫磺厂主要是开采硫铁矿和煤，以及将开采出来的硫铁矿和煤炼硫磺的国营企业。据说我们这个厂是当时全国生产硫磺最大的硫磺厂。生产出来的硫磺是用于制造火药的重要原材料之一。

开采出来的硫铁矿一部分用土办法生产硫磺，如二工区就是用这种土办法生产硫磺的工区，其副产品是化肥。这种化肥非常走俏，附近农村排队轮候，或者要找到关系才能买到。土办法炼磺产生的浓烟对环境破坏很大，硫磺烟所到之处寸草不生，二工区背靠的山坡已经没有绿色植物，光秃秃的只剩下散落的枯树。硫磺烟对人体危害也大，不少硫磺厂的老职工都患有支气管炎。另外，磺厂开采出来的煤虽说是无烟煤，燃烧时也会产生硫磺烟。



恩施地区硫磺厂鸟瞰

磺厂另一种正在试验的练磺办法，是采用现代化高炉生产硫磺。这座高炉是1967年8月开始兴建，所以叫678高炉（厂区）。不过这座现代化高炉经过了十几次试验也没有成功。

厂里生产任务都是按国家下达的计划去完成。奇怪的是，我那时对磺厂生产效益非常关心，每到年终数据统计出来时，我就会去生产统计科看统计出来的图表。那时统计厂的工作效率不是GDP，而是生产了多少吨矿和煤，练了多少吨硫磺，似乎年年都不尽人意，产量是每况愈下。从经济上看不出为国家创造了多少效益。完成的好的工区，生产科的领导会带领机关干部，敲锣打鼓地到工区送旌旗。我那时也跟在后面，学会了敲锣打鼓。

磺厂职工来自全国各地，主要还是就地招工，因此以湖北和四川人最多。各个地方的口音混杂，形成了磺厂独特的口音。我没出山里以前，以为我们口音是最接近普通话的，见过世面以后才知道，其实是自成一体的最乡土口音。上大学时我还说一口磺厂话，有时说出来让听者不知所云，比如：说“刚才”应该是刚刚发生过的事情，而磺厂人说的“刚才”意思是将要去做的事情。几次被同学笑以后，才改说普通话了。随着这个厂的消失和人员解散，磺厂口音也慢慢消失了，散落到各地的磺厂子弟也很少能讲地道的磺厂话了。当磺厂子弟聚集在一起

时还是讲磺厂话。一次一位儿时同学给我电话，说要给我发个信息。发完信息，电话告诉我发了，可她说的是“huada”，我竟然一时没有反应过来。实际上磺厂话“发”和“华”分不清，将“了”说成“哒”。不过仍感乡音亲切。

磺厂职工分五个层次组成，干部一般是南下干部或者转业军人。我父亲属于南下转业到地方的干部。由于磺厂级别属于县团级，许多干部在部队都有较高的级别，如在部队里当过连长、指导员、排长等比比皆是。厂级领导一般是当过团长一级，至少是营长或者教导员之类职位。有的干部是从北方解放区里抽调支援来的和省内其他矿区抽到来的。他们各自都有自己的传奇经历。随着这些南下干部退出舞台，渐渐有了从工人里提拔上来的，所谓“以工代干”的干部。从工人里提拔起来的干部也有规律可循，常常是做过领导的司机或者秘书，或者是调到机关工作的办事员。跟现代干部晋升有些相似，叫“近水楼台先得月”。当时干部和工人身份界限清楚。我父母是厂里少数几对具有干部身份的家庭了，当然是那种地位卑微的干部。

厂里的技术员或者技术工人，不乏来自大城市的知识分子和分配来的大学生，甚至还有精英分子，有来自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学院、华中农业学院，还有中南矿业学院、广西大学、重庆大学毕业的，组成知识分子群。这些大学生，素质高、思想活跃、见多识广，多是本着支援国家建设来的，他们的到来提高了厂里文化气氛。不过，那时知识并不吃香，这些来的大学生照样下井当工人。相当部分大学生知识分子找不到对象，过着单身生活。直到后来才咸鱼翻身，找到各自的归属。还有部分是技术员是从其他矿山抽到来的技术工人，如从湖北黄石的铁矿等地方。

磺厂工人多来自附近农村，或者是从下乡知青里招工来的。能当上磺厂工人也是不容易的，毕竟是铁饭碗，享受国家各种劳保和福利。从下乡知青招工来的工人许多是城市长大的，不少是女孩。到了磺厂有了自己子弟下放后，抽回来当工人的也有一些。

磺厂还有部分属于“地富反坏右”分子，还有“特务”、“叛徒”等，是历次运动都少不了挨批斗一群。每到运动时就会让这些“地富反坏右”分子戴着高帽子，胸前挂一块牌游厂。有女性坏分子还在她胸前挂上一双鞋，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有一位叫王东平的“叛徒”，右手大母子残缺，据说是在一次接受劳动改造时，让他在矿车轨上垫石头，以减慢矿车速度，被飞驰而来的矿车碾过，压碎了他的大拇指。那时的机械化程度非常落后，矿车减速是靠人拖住或者在轨道上

垫石块。王东平很早参加了革命，“皖南事变”被俘时，任新四军教导团长。在国民党上饶集中营被关了几年，是他组织著名的“赤石暴动”（任军事总指挥）逃出的，有电影和书籍为证。遗憾的是他在自白书上签过名，新中国成立后在敌伪档案里被发现。王东平与我父亲是邻县（江津）老乡，在只身逃往家乡的途中滞留于建始。新中国成立后重新入党参干，做到科长，被查出档案污点后仕途终止。于是开始流浪，做过中学的敲钟员。他的传奇经历让他有说不完的故事。比如他看过“上饶集中营”电影时，他说电影里许多情节与事实不符。他很早就说过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和随从是被身边的叛徒杀害，这位叛徒抢走项英军长所带的财宝，投靠了国民党，直到最后一批国民党战犯释放后，《参考消息》上披露了这一消息。

工余时间喜好聚在一起下棋打牌，谈天说地，东加长西家短的聊天。工厂不大，职工人数1000余人，加上家属和临时工可能到2000人。相互之间都认识。职工之间的感情也好。邻里之间也相互照顾，过年时相互走动拜年。我挺还念那时我们厂区的氛围。

硫磺厂分为厂总部（机关）和四个工区，即201、202、203和678（高炉）工区，后来又新增加了204和205工区。工区是采矿、采煤的，为炼硫磺提供原材料。不过202工区还有土法练磺和生产化肥任务。

678工区是1967年8月开始建的，属于当时国家研制的现代化提炼硫磺高炉。工区负责人是一位姚姓技术员，南京有色金属设计院参与设计。南京有色金属设计院常年派两名技术员住磺厂参与设计和试验。678高炉十年里进行了18次的试验，也没有成功，无疾而终。每次试验，厂里当成一件大事，敲锣打鼓的庆祝。估计是技术过不了关，成本太高，对提供的原材料有特殊要求，比如对煤和矿质量，甚至大小形状等都要配套。另外还要从外地运来焦煤。每次的试验我都会关心地跑到现场，从传输带上看到，从高炉里传输出来一块接一块的金灿灿的硫磺，不是成功了吗？每次试验过后停下来，要等好长时间再进行下一次试验。实行市场经济后，还是恢复到土法炼磺，直到这个厂废弃。想来这位姚姓技术员挺能会忽悠的。据说十几年里，国家投向678高炉是数以百万资金计，能用这笔资金足以建一座小城镇。

改革开放后，姚厂长又在恩施市忽悠了一个棉麻纺厂。国家以扶贫机会，投资数以千万元在恩施建了一个厂，经营不下去，姚厂长接过来改做棉麻纺织厂。尽管这个棉麻坊厂建成之日，也是倒闭之时，可姚厂长将厂里部分职工带到了山

下，做了一件对矿厂人来说“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好事。我的父亲和母亲就是这样下山了。不知道其他人会怎么想，至少我们一家应该感谢他。

那时候国营厂矿都是照搬的苏联的模式，计划经济，厂区就如同一个小型的社会，自给自足。生活设施，基本都有，子弟学校、医院、篮球场、工会大礼堂、供销合作社、粮店，从教育到娱乐一应俱全。厂子除了发工资，还供给基本生活物品，工人有劳保，粮油布等生活必需品都是凭票供应，这在当时是很诱人的。周围的城镇居民和农民的生活还是处在困顿中，普遍还在为填饱肚子而挣扎，而在这里生活基本不用发愁。从地理位置上我们是乡下的，但是过着着实连城里人都羡慕的生活。

厂里福利虽好，但井下工人们生命难以得到保障，似乎是提着脑袋下矿井，指不定什么时候就没了。中学时，我作为共青团代表下过一次井，体验和参观井下工人的工作，亲眼目睹了矿井下境况。别看矿井外面一段距离光鲜，钢筋水泥，如同铁路隧道，到了里面纵横交错，有的地方用枕木或者石块支撑；有的洞太小，只能爬行才能往深里去。哪有不塌方的呢？

井下常常有瓦斯散发出来，到了一定浓度，稍微遇上一点火星就会爆炸。厂里有专门负责安全的安全科，安全技术人员定期检查通风状况和瓦斯浓度。禁止携带烟草及点火工具下井，也教育工人们要防止机械摩擦火花引燃瓦斯，特别提醒不能抽烟。瓦斯爆炸时，应立即卧倒在洞里两侧的水沟里。但仍有防不胜防的时候，矿难时有发生，经常有死人。我记忆最多一次瓦斯爆炸死了八人，拖出来的尸首摆一排，惨不忍睹。听说附近一家县级煤矿一次瓦斯爆炸死了20多人。一些曾经熟悉的身影，转眼间就没了，留下好多孤儿寡母。

矿厂还有一种长期在井下作业后，患上“矽肺”的职业病。“矽肺”是由于长期吸入石英粉尘导致以肺部弥漫性纤维化为主的一种肺部疾病。一旦被诊断出“矽肺”，病情会进行性发展，不管是否脱离了井下作业，从一期到二期，再到三期。到了二期“矽肺”就可以不用工作，而吃劳保了。矿厂不少这样的二期以上“矽肺”工人，大多数二期“矽肺”工人闲不住，觉悟高，仍坚持做一些己所能及的工作。我姨父就是二期“矽肺”工人，仍坚持工作直到退休。

患上“矽肺”后，一般存活时间不长，最后整个肺纤维化，同时合并肺结核、肺炎和呼吸困难而死亡，既是患病者本人的灾难，也是国家的负担。国家对诊断“矽肺”非常严格，有专门职业病医生组成的专家组联合诊断。不过矿厂“矽肺”比较特殊，存活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未见病情进展的大有人在。有的

“矽肺”工人寿命比周围其他人还长，这可能与在磺厂吸入的石英粉尘毒性小有关。

除了“矽肺”，工伤造成的残疾也可以不工作，享受劳保，当中不乏骗保之人。一位老工人工伤后下肢残疾，长年处着拐棍，靠劳保为生。有一次，他以为周围没有人，扔下拐棍去追一只小鸟，还站在路边撒尿，被我跟另外一位同学发现，我们一阵大喊“打乌梢蛇”（土话，撒尿的意思）。那人恶狠狠地瞪了我们一眼，立即捡起拐棍离开了，让我为他感到不耻。

由于长期在硫磺烟熏环境，也有不少的患上支气管炎的病人。听说磺厂职工得癌症的也多，可能跟磺厂大气污染有关。

其实那时工人干活并不苦。下井作业是工人们最不愿意去的。而下井工人工资高，粮食供应也高。有些工人下井工作2-3小时后便“偷机”回来睡觉。我有几位好朋友，长得很体面，像个文弱书生，本来不当做井下工人，可又没有别的门路找个地面上工作，极不情愿的下井。每次下去几小时便上来了，一个月只要能挣个生活费就够了。

艰苦工作还可以雇佣临时工（类似现在的农民工）干。发电厂工作是三班倒，每一班有2位工人值班，加煤和清理煤渣都是临时工干。而正式工人坐在炉边无事可做，只是指挥和监督这些临时工干好活就行。

临时工是磺厂一群特殊人群，又叫副业工，类似现在的农民工，按计时或者计件算工资，一些苦活、累活、危险活就让副业工去做，出现工伤等问题，厂里负很少责任，自认倒霉。这些副业工一般来自附近农村，或者从浙江省远道而来。据说浙江是人多地少，许多人忙完农活，就出来打工，甚至是长期靠外出打工为生。能到磺厂这个大山里来，说明他们哪里都去过了。来自浙江的副业工一般的技术，并且有经济头脑，如做泥瓦匠、修理工，还有的自备手拉车。长得也体面。勤劳的副业工赚钱也不少，甚至多过正式职工。我小的时候跟这些副业工接触多一些，还有些羡慕副业工工作，自由、游走天下、靠李双手劳动不求人，而且赚钱多。我立下的第一个志愿就是长大后当副业工，引来周围人嘲笑。

3、职工礼堂和灯光球场

如果说机关是磺厂行政中心，那么职工礼堂和门前的灯光球场是磺厂的文化 and 体育中心。

职工礼堂是多功能会堂，大约1000个座位，后来加了半层，增加了一些座位。磺厂工会和一度开放的图书室也在里面。

那时文化生活极其匮乏，看电影是职工们最大的享受，职工礼堂会每周六放一场电影，成人票价是1角，孩子是半票5分。一张票还可以带一个更小的孩子，因此有些想看电影又不想买票的孩子会守在门口，等待有熟人将他带进去。

新电影是大家一定要看的。一般新电影拷贝是在县城里放完后，再送到离县城更近一点的一个叫县红灯煤矿放，最后才到磺厂。有些新电影，比如朝鲜电影，等不及在磺厂看，要跑到红灯煤矿去看。我有一次就是为了看一场新电影，记得是朝鲜电影《看不见的战线》，高一脚低一脚地跟着同学去过一次红灯煤矿。

“文革”时期相当一段时间不出电影了，每次放的是《地道战》、《地雷战》和《南征北战》“三战”，还有《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海港》、《奇袭白虎团》、《白毛女》、《红色娘子军》等八个样板戏；后来又出了几部新的“革命现代京剧”如：《龙江颂》、《平原作战》、《红色娘子军》、《杜鹃山》、《磐石湾》等。京剧里好多情节让我们不懂京剧的孩童看起来好笑，如：一边是情况紧急，另一边是英雄人物不慌不忙地唱完一段；《智取威虎山》里少剑波到了李永奇家门外唱一段，屋里人浑然不知还有人在门外；有人就在跟前，唱歌的人确旁若无人地唱完他的一曲，明明是在唱他，而他确听不见。

后期，特别是1975年以后陆陆续续上市一些新电影，如：《火红的年代》、《艳阳天》、《金光大道》、《青松岭》、《战洪图》等。将过去看过的老片子翻拍一遍再放，如《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平原游击队》、《三进山城》等；“文革”快结束前的《春苗》、《第二个春天》、《决裂》、《青松岭》、《闪闪的红星》、《难忘的战斗》等，这些电影具有一定的影射意思。我的一位数学老师邓老师，有点愤青，看过几次《决裂》后，认为电影里靠一双有茧子的手上大学是滑稽可笑，我当时还认为，邓老师思想反动。

电影里面的主题歌和插曲很容易在学生中传唱。我非常佩服我们班有些同学，看过的片子，第二天就会唱了，如“红星歌”、“映山红”等。

老电影的恢复公映，如《东方红》、《洪湖赤卫队》、《秘密图纸》、《平原游击队》、《小兵张嘎》等更是将磺厂的电影热推向高潮，特别是《洪湖赤卫队》，在磺厂连放几场都有人看，是磺厂电影院创纪录满座。